碑帖里有中国

□ 胡竹峰

这是一本老家谱，族人生卒姓名不必说，之前家训大好，说伦常、修身、齐家、尊师、择友、立志、求学、积德、克己、慎言、处世、信用、恤贫，还有量入为出、慎饮食、毋自欺、勿自满、勿欺诈、勿闹意见、戒色、戒赌、戒奢侈、戒聪明、凡事须留余地……可谓字字珠玑，人情世故通透如琉璃。戒嗜好一条中，列出好古三珍：一为书画，明清不足，必求宋元，人称纸老虎。二则碑帖，唐宋不足，必求秦汉，是为黑老虎。三是铜器，秦汉不足，必求商周，可谓铜老虎。

古人视碑帖拓片为珍宝，金贵如虎，因用黑墨拓取白字，乌漆漆一团，俗称黑老虎。黑老虎的名字，一听到就喜欢，说不尽月黑之夜，一只老虎，缓步草木间，风冷清清吹过，或许自有几声虎啸青山，神采奕奕，气度不凡。鸟叫虫鸣猿啼马嘶犬吠猪哼，只有老虎或啸或吼，所谓虎啸夜林动，虎啸月生海，虎吼声如雷，到底是百兽之王。古代制兵符调兵遣将，用的是虎形令牌，以青铜或黄金制作，铸成两半，各执一边。披甲用兵时，派人执右符至军中，与左符相合，方可行事。

虎乃威猛之兽，风是震动之气。古人说同类相感，云从龙，风从虎。童年读过的小说，好汉酒力发作，横身大青石上却待要睡，只见发起一阵狂风，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老虎来。老虎又饿又渴，两爪略略按地，和身往上一扑，半空撺将下来。那好汉叫声“啊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拿哨棒在手里，闪到一边，惊得酒化作冷汗出了。书外人也一惊，惊喜。

如今心情已经中年，没有了惊喜，连惊讶惊奇惊慌惊心惊呼惊觉也没有了，小说心境慢慢淡了，得闲读点碑帖。昏昏灯火，草草杯盘，一场盛大的夜宴，我看见二王父子的裹鲊、橘、梨，怀素的鱼、苦笋，杨凝式的韭花。其中人情，绵延千百年，其中书道也绵延千百年。书法有书，书法有法，书法无书，书法无法。书法之书，一笔既出，驷马难追；书法之法，一丝不挂，行云流水。

碑帖里有一片中国，中国文章，中国人情，中国物理，中国山水，都是中国往事。黑老虎踞守纸上，静若处子或动如脱兔，有辟邪意味。好书法佳且吉兮，祥光蔼蔼，哪怕是墓志，哪怕是祭稿，哪怕是手札，哪怕是题跋，皆有辟邪意味。不是钟馗之辟邪，不是门神之辟邪，不是桃木之辟邪，不是刀剑之辟邪，不

胡竹峰　　郭红松绘

是符印、八卦、太极图之辟邪，更不是鸱鸮、鸡犬之辟邪。殷商人以鸱鸮（猫头鹰）为神鸟，玉器、石器、陶器、铜器上常有精美的鸮形。宋人李石《续博物志》说，学道之士居山，宜养白犬白鸡，可以辟邪。乡居时，邻家养过一群白鸡，唯犬首是瞻，终日尾随其后，还有白鹅白鸭。

春光正好，捧起新茶，杯中芽叶起落沉浮。门前的山，浅绿浓绿嫩绿干燥的绿湿润的绿交错着，桃红灼灼点点，微风吹来几阵清香。后山松林有白鹭筑窝，早晚离山回巢，玉屑四溅，声过几座山冈。蓝天白云下，倚树捧一册黑老虎，线装的晚清旧物，黄纸黑底白字，有楷书，刚似铁线，媚若银钩，有行书，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光影照过，偶有花瓣飘落，纸页多了一阵芬芳。夏天，麦子熟了，杜鹃在空中鸣啼，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散散淡淡翻开一本黑老虎。有时，从午后一直看到日暮，不知不觉，星月漫天。暑热难熬，读黑老虎清凉。秋冬肃穆，读黑老虎壮怀。寒意中喝杯红茶，温壶黄酒，窗外的乔木，落叶成泥，光头淋着冬日的风，木然立在山林中。屋檐下，木椅两把，方桌一张，茶杯几只，碑帖数卷。

存过一虎形玉佩，受水银沁，通体几近黑色，人谓之黑漆古，微微透出赭红，光照之下依稀银星闪烁。先秦不知名匠人的手艺真好，黑漆漆的玉虎，圆润流美，温文沉实，张口龇牙，臣字目（指玉虎眼睛类似甲骨文“臣”字形），如意头形耳，虎身阴刻卷云纹，尾巴曲着，像是历史典籍里一张精美的书页，两千年隐秘的时光凝结其中。

过去的时间毕竟走远了，多少人事随大江东去，风卷残云，不留一丝痕迹。陈旧漫漶的碑帖纸帛留着往日岁月，仿佛镀金的镂空灯台，昨夜的烛油璀璨而寂静，锈迹一般美丽。

有幸经手过眼一些碑帖与古物，前人气息未曾走样，最是一抹旧味迷人。风雨泥泞的夜路，看见荒村人家一盏灯火，虽不能登堂入室歇息安卧，柴门避雨，偶得片刻的安宁也好。纸窗或明或暗，人影或浓或淡，浮现出鲜活的气韵，一窗古典秀逸，像诗词又像散曲。

小时候没能深入碑帖，至今立不起一支毛笔，未入古人手腕。写出了几十本文稿，终究触不到字里温厚淡雅的风韵，书香是有了，墨香始终渺不可寻。艺之道，要天分，要勤奋，还要天地钟灵造化，书法尤其如此。寒窗昏暗无数个日夜，燃尽了油灯，熬弯了腰身，笔墨漫漶，或许还点不亮长长的心路。偶遇心仪的碑帖，浏览低回，不免以手临之，以心摹之。

我非书家，不懂书道，好读碑帖，不过引古人之精神，接通我心我眼，心有所寄，眼有所安。此身此心，与艺为徒，与古为徒，读《伯远帖》《平复帖》《奉橘帖》《韭花帖》《祭侄文稿》《苦笋帖》，也读《曹全碑》《石门铭》，乃至张猛龙、爨宝子、董美人诸碑，更读二王、钟繇、苏黄米蔡宋四家，更读文徵明、唐伯虎、八大、金农、吴昌硕，偶有心得录为文字，借前人酒杯装新酒，用来浇胸中块垒而已，故重直觉，兼述其他，得《黑老虎集：中国古代碑帖之美》（中信出版社）。

（作者系安徽省作协副主席）

高山流水听琴音

□ 吴重生

人生际遇，皆是缘分。我与高琴共事时间虽不长，但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却不少。她性格阳光开朗，在摄影界颇有人缘，工作雷厉风行，该拍板时拍板，绝不拖泥带水。

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江南女生高琴来到北京，就像从厦门独流入海的西溪，一个回流折向了华北大平原，又像一棵北京的市树国槐，深植在中国摄影家协会这块园地里。鸟飞过，云飘过，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槐花开了又落，这棵槐树越长越高。

自踏入《大众摄影》编辑部那天起，高琴就像是榫卯，天衣无缝地“安”进中国摄影事业中。作为一名“小编”，她曾建言开辟“求索”栏目，介绍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摄影人；作为《大众摄影》杂志主编，她推动四色印刷，大兴“开门办刊”之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期间，她勇挑重担，参与组织中国摄影艺术节、中国摄影金像奖、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等活动；改革开放30周年，她策划金像奖得主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品展……38年，一个人，一个机构，一辈子从事一项工作，把工作做成了事业，把事业做成了挚爱，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体验？

2016年，高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获得项目资金，《一个人的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之“界上观”“我和他”两册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

“界”指摄影界，加“上观”二字，忽然就变得形象，宛如“壁上观”一般。高琴的“界上观”，观得认真、全面，且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她梳理了自己职业生涯里所遇到的人、经历的事以及感受，还将自己担任《大众摄影》杂志主编10年间撰写的部分卷首语收入其中。品读高琴所撰“卷首语”，不但是一种享受，还总能带给人启迪。离开主编岗位的她，依然关注业界，续写着新岗位上的“卷首语”——“界上观”中有30多篇文章末尾标注了“本书首发”字样，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为2009年到2021年，其中包括对“荷赛”新闻摄影新标准的思考，对“数字技术不能改变什么”的追问，对重振“工业摄影”和“民族摄影”的畅想，对勇立业界潮头的“浙江摄影”和“生成中的深圳摄影流派”的解读，对部分摄影家举办作品展览的洞见……这些文章关注行业热点，颇多真知灼见，读来令人难忘。“界上观”既是高琴人生美好记忆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国摄影人成长、中国摄影事业发展的见证。

而《一个人的摄影史》之“我和他”，则以高琴本人与62位“他”的叙述，展开关于摄影历史的诸多片断回忆。这62位与高琴有过交集的人物，有的是中国摄影界的重量级人物，更多的是来自基层的普通人。“把镜头对准老百姓”，这是高琴的新闻观；“集众人之力，写历史之重”，是高琴的创作观，她习惯于将“小我”放在“大我”的时代背景之下考量。

虽说是“一个人的摄影史”，但鲜有对自我功绩的描述，高琴总是以平视的眼光看世界，以深情的目光看摄影。她笔下的摄影人，可亲、可敬、可爱；她笔下的摄影往事，有情感、有色彩、有温度。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摄影史》，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来解读中国摄影的历史。诚如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李前光在为本书作序中所言：“高琴是幸运的，她献身的单位是全世界最大的摄影机构，拥有最丰富的摄影媒体；高琴是幸福的，她服务的对象是全世界最庞大的摄影队伍，伟大的时代和美好的艺术成就了她不凡的人生。”

我想，一个人，如果终其一生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这样的人生，无疑是幸福的。人生为一大事来。高琴，为摄影而来。

（作者系中国摄影出版社总编辑）

“拆卸枪支”读书法

□ 林振宇

军人熟悉枪械，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枪支拆卸重组。但我们这里讲“拆卸枪支”，指的是一种读书方法。

据作家林非讲，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奉命去陕西西安南部的皇甫村，请柳青为刊物撰写文学批评文章。林非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打扮得像庄稼汉模样，两人一见如故。柳青先是畅谈当时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后来又转到读书话题，笑眯眯地告诉林非，最近正在精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要认真理出情节的线索来，为什么小说的开端要写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安娜和吉提这两条线索是怎样展开的？渥伦斯基又是在什么样的交叉点上露面的？柳青打了个有趣的比方，说对待小说的每个情节，要像弄清枪支的每一个零件那样，先一件件地拆卸下来，然后再设法把它组装复原，经过了这样辛苦的分解和重新组合之后，小说的全部脉络和作家的思路就显得分外清晰。

我常想，同样是读一本书，为什么有的人读得明明白白，收获颇多，而有的人读得糊里糊涂，一无所获？根源就在于方法不当。柳青总结出的“拆卸枪支”读书法，不失为一种可借鉴的好方法。

述百年历史，为华侨立传

□ 徐燕琳

加拿大国土广袤，是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拥有多元化种族及文化。零星记载中，华工抵达加拿大最早是在1788年。1858年淘金潮及之后兴建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大量华人劳工来到这里，直接参与了加拿大的开拓。时至今日，加拿大拥有的华侨华人超过170万。

2022年5月出版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华夏出版社），由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合作撰写，全书包括社科、文教卷共4册，164万字，通过对文献史料的甄别确认、重新论证和编排整理，翔实记述了加拿大华侨移民在各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以及从出生到丧葬的生活全史，并将华侨移民史纳入加拿大建国史的大框架中，丰富了加拿大历史的集体记忆。

百多年的移民史，纷繁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媒等多方面，资料分散加拿大各地，调研、采访实属不易。作者之一的黎全恩教授，任教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35年，涉足北美40多个唐人街，是目前唯一走遍全加拿大华埠、实地考察拜会侨社侨领、亲身参与华埠传承保护的学者，被誉为“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在黎全恩收集的大量早期加拿大华人珍贵史料及撰写的部分初稿基础上，丁果、贾葆蘅进行了增补甄别。如对1885年太平洋铁路基本完工后开始的排华浪潮乃至人头税恶法，该书大量采用加拿大官方的报告、年鉴、《新单华镇矿脉报》《温哥华每日省报》《杰克·加拿大人报》《维多利亚殖民地日报》等新闻报道、大学和侨社资料、历史文献，采集早期移民后裔口述，梳理其立法过程和影响，是目前对早期华侨在加拿大所受种族歧视最为详尽和清晰的历史记录。多重资料交叉验证，实地考察、口述历史与历史文献结合，令该著的研究根深叶茂、稳健扎实。

由于缺乏典型且有说服力的文学作品为证，过往研究多以新来华侨被囚在维多利亚入境检疫所中的壁诗、书写华社或者华人内容的英文作品等，勉强作为加华文学的起源。该著举出参加修建太平洋铁路的早期华工黄笃生（Dukesang Wong）充满文学色彩和60年历史记忆的日记，无可辩驳地将加华文学起源上溯到修筑太平洋铁路时期，梳理了加拿大华文文学与中国本源、加拿大生活的联系。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医药随早期华工进入加拿大，1884年卑诗省已经有42名华人医生，1885年维多利亚有4家中药店。二战前，由于种族歧视，华人社区较为孤立，中医药作为加拿大少数族裔“中草药另类疗法”，成为加拿大医疗史中独特的一章。战后，中医药和针灸以其疗效赢得了越来越多非华人的支持。本书详细考证针灸立法、中医药监管和立法的背景、经过，同时对中医针灸在加拿大发展中呈现出的结构问题、教育培训、内部矛盾等情况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这些深入的调查和整理均是首创。

大量口述史，在历史的真实外，赋予这部著作以情感温度。修筑太平洋铁路期间，无数华工付出血汗和生命，据说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躺着一个华工”。维多利亚天鹅湖华人墓地是个风水宝地，但中华会馆自1891年集资购买后，一直没有使用，1902年竟售出。黎全恩经过几年寻访，终于查清当时华侨华人在此安葬逝者时，受到附近白人阻挠。本书对早期的华人墓葬进行考察和研究，如域多利、锦碌市、野马溪、温哥华、渥太华、温尼伯、卡尔加里的华人墓场，葬礼上的贫富差距、华人社团公祭、拾骨重捡习俗等，十分详尽。二战后排华政策逐步取消，华人墓葬倾向群居，形式多样但仍保持祭奠传统。

《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还将加拿大的发展、中加关系变化、大陆及台港澳地区的移民状况纳入写作视野，研究深、涉猎广，十分难得，是一部研究加拿大、研究华侨史的重要著作。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那些借书闲读的时光

□ 杨丽琴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老家还相对闭塞。不大的街上，只有几家售卖百货、农资、种子等乡村生产生活用品的店铺。去省城的农用班车，早出晚归，一个来回要花一天时间，没有必要的事儿，很难下决心走一趟。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无疑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可是，得到一本书相当有难度。

一次下班早，我发现忘带钥匙，就去母亲工作的厂子找她要。那个厂子是整个街上最大的企业，100多名员工，大部分是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子。拿到钥匙一回身，我发现一个女孩子身边放着一本书，定睛一看，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录》。由于兴趣原因，在那之前我从没读过武侠。或许是一种惯性，我将书拿到手里，随便翻了几页，竟被精彩的情节和生动流畅的语言所吸引，便和女孩商量借看，母亲也帮我说情。女孩说，书是借的，她自己还没看完，如果我想看，最迟第二天下午就要还给她，我满口答应。

拿到书，我坐在一旁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直到母亲下班叫我一起回家，才合上书页。一到家，直冲进我的小屋，一头钻进书里，连吃晚饭眼都没有离开过书，丢下饭碗接着又看，一夜都舍不得闭眼。那是我读的第一本武侠小说。看完《萍踪侠影录》，我忽然发觉，武侠小说其实也挺好看的。

去还书时，发现女孩身边多了本《书剑恩仇录》，我又向女孩借，可能女孩觉得我很守信用，又借给了我。这样读了借、借了还，断断续续地又读了《七剑下天山》《天龙八部》。那段时间，我除了吃饭、工作、睡觉，基本都在捧着书读。母亲说：“入迷了，能当饭吃当觉睡？”的确，那时对读书真到了沉迷的程度。现在想来，那样的闲读是一种享受，如饮香茗，如啜甘露。

没过多久，那个女孩子的书变成了言情，像琼瑶的《窗外》《一帘幽梦》《心有千千结》《彩霞满天》，三毛的《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万水千山走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书，一直在厂里的女孩子中间传阅。

为了借到书，我常去母亲厂里，就像地质队员探宝。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厂办公室桌上看到了一本《中篇小说选刊》，而且是近期的。一打听，才知道是厂长的。听说厂长文笔很好，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令我惊喜的是，当我向厂长借阅时，他慷慨地说：“喜欢就送给你吧。”

拿到《中篇小说选刊》，我一篇篇认真研读，每一篇都让人领略到不同的文学世界。之后再去时，我留了个心眼，专门去办公室里遛一圈，每每见到《中篇小说选刊》就“借”来。我在这本杂志里读过邓友梅、谌容、张贤亮、贾平凹、王蒙、陆文夫等人的小说，也从这些小说中体会到了愉悦、欢欣、矛盾、痛苦、郁闷、惆怅等种种复杂的情绪。

搬进城里后，我去图书馆办了借书卡，读的种类更多了，小说散文戏剧随笔、国内国外古代当代，有时碰到喜欢的，还去书店买回家里收藏。

如今，网站、公众号、微信……打开手机就可以阅读，再也不需要到处借书了。但那些借书闲读的时光，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也带给了我温馨和精神滋养，令我一生难忘！